

# 释“尼田”

——与张政烺同志商榷

张 丕 明

## 一

《历史研究》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刊张政烺同志《甲骨文“肖”和“肖田”》一文，对甲骨文“𠂔”<sup>①</sup>进行了考释。文章说旧版《甲骨文编》<sup>②</sup>的编者不识“𠂔”字，归进附录，新版《甲骨文编》<sup>③</sup>收入了正编，释为“𠂔”，并注明从人从少，《说文》所无，其义与少同，“𠂔雨”即“小雨”，张政烺同志不同意上说，而“依形、音、义求之当即肖字”。我们把文章中说理由归纳如下：一、因为“𠂔”从人小声，“肖”从肉小声，声既相同，形亦近似，所以“肖”即由“𠂔”亡变而来。二：甲骨文“𠂔”<sup>④</sup>即《说文》“育”字，经前人考释，证据确凿。“𠂔”变为“肖”，犹“𠂔”变为“育”，其亡化完全相同。三、《说文》训“肖”为“骨肉相似”，辞卜中𠂔字凡数十，尚未见此义，然无不可以谐肖声之赵字释之。赵从走表示人行，犹是𠂔字从人之忌。

“𠂔田”是有关农业的重要卜辞，读为“肖田”，所提以上三条论据，是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的。

一、《说文》肖，从肉小声，值得重新考虑。因为古文字“月”字和“肉”字容易混淆发生错误。“有”字《说文》从月从又，金文从又持肉。古时肖通宵。《广雅疏证》云：

“肖者小也。”又说：“肖犹宵也。”“宵之言小也，宵、肖古同声。故《汉书刑法志》肖字通作宵。”《说文》𠂔下宵，许慎说：“夜也，从𠂔，𠂔下冥也，肖声，相邀切。”从𠂔肖声的宵，金文作𠂔或作𠂔<sup>⑤</sup>，肖字从月而不从肉是明显的。从肉既与金文不合，又说不出“肉”和“夜”有什么内在联系，《说文》既训“宵”为“夜”，从月是对的。《说文》心下“悄”有静忌，与月夜安静有关。肖字，根据更早的金文偏旁，当为从月小声。月亮每月的变化总是相似的，它给人们相似、相同的印象。永恒的“恒”字，甲骨文作亘<sup>⑥</sup>，也是从月会忌。二、育字在甲骨文中多作𠂔<sup>⑦</sup>、𠂔<sup>⑧</sup>、𠂔<sup>⑨</sup>等形，也写作𠂔<sup>⑩</sup>、𠂔<sup>⑪</sup>、𠂔<sup>⑫</sup>，经王国维考释，“毓”字象妇人产子之形，即育字初形，卜辞用为“后”。育字在金文中写作𠂔<sup>⑬</sup>、𠂔<sup>⑭</sup>，隶变后，“𠂔”写作“每”（按：女、母、每，古时阮是一字）“𠂔”（音突）写作“去”。“𠂔”表示婴儿离开母体时伴随而下的血液和羊水，楷化后写成“儿”。毓即生育的育，是个象形会忌字。毓以后变作育，是象形字发已成为会忌字。从发已亡变的角度看，基本上是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。𠂔字依张政烺同志的说法是一个从人小声的形声字，后来变为从肉小声，那么，这种变化是形声字的义符有所变化而音符不变。育与肖的亡变，一为象形会忌，一为形声换义符，认为“其亡化完全相同”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。三、肖训“相似”，赵训“趋赵”，肖赵谐声，这是事实。但与肖谐声的字还有很多，也许用其中的“赵”字能勉强通读与𠂔字有关的所有卜辞，然而方法上是欠严密的，所通读的卜辞有时会牵强和难以令人信服。

## 二

甲骨文𠂔是个象形表忌字，象人拉大小便的形状。从形体推敲，疑为“尼”的初文。也即便溺的“溺”字的本字。“溺”为沉

溺的本字，象羽毛未全的小鸟被水淹溺，是会意兼形声字，溺亦声。通作便溺字，取代了“尼”的本义，尼的本义遂晦。《山海经》云：“共工臣名相繇，九首蛇身，自环食于九土，其所歇所尼即为沅泽。”郭璞注：“歇吐犹喷吐，尼，止也。”《说文》：“歇，心有所恶若吐也。”《杨子·太玄》：“七脂牛正肪不濯釜而烹，则欧歇之疾至。注，呕歇，吐逆声。”尼与歇对文，为便溺本字，文意甚明。郭璞注为“止”，和文意欠吻合。甲骨文中的“尼田”，过去的学者理解为“粪田”，或说施肥于田是正确的。

解释甲骨文“尼田”为施肥的，见于报刊书笈的有《我国最早的施肥记录》<sup>⑮</sup>，更早有胡厚宣同志的《殷代农作施肥说》。胡厚宣同志释为“屎”，认定是粪田。并引《齐民要术》所述氾胜之书“伊尹作为区田，教民粪种，负水浇稼，区田以粪气为美，非必须良田也。”韩非子《内储说上》“殷法刑弃灰”，“殷之法弃灰于公边者断其手”作为殷人施肥之证。<sup>⑯</sup>《殷虚卜辞综述》一书吸收了胡厚宣同志的研究成果，把“屎”<sup>⑰</sup>字放在有关农业方面的一章来论述，肯定了“屎”字与农业确乎有关。同时，书中也指出了释为“屎”的不足之处，即无法解释卜辞“屎我御史”一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郭宝钧同志在《中国青铜器时代》一书中，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殷代农事中的松土、播种、培育、防害等四边耕作程序。着重指出：作物的生长，必须壅土、施肥、灌溉。在殷代，已经实行壅土附土之术。壅田附根，即隐含有施肥的会意。因田地久种而瘠，缺乏有机质，禾苗不茂。增加些灰土肥料，可使土地变化，供禾苗的吸收，此为农业之要务。《吕氏春秋》六月纪云：“是月也，土润溽暑，大雨行时，烧薤行水，利以杀草，如以热汤，可以粪田畴，可以美土疆。”烧草成灰以肥田叫火化，薤草令腐以肥田叫水化。郭宝钧同志亦引《韩非子·内储》

篇殷有“弃灰刑法”为证，断言“殷代已有施肥的萌芽”。以上，略举了我们所见到的有关材料。张政烺同志在其文章中说：“过去的甲骨学专家不大注意这个字，不曾作专文考证，所以时过三十年，编者（按：指新版《甲骨文编》的编者）还是无所取材而作了如上（按：即从人从少，少雨即小雨）的解说。”这是与事实不符的。在张政烺同志考释之前，学术界已大致确定“屎田”为“粪田”施肥，只不过读“尼”、读“屎”、读“粪”或隶定作“屎”有所不同而已。

### 三

释甲骨文“屎”为“尼”，联系卜辞事例，分类探讨如下：

#### （一）尼田说：

1. 庚辰卜贞：翌癸未尼西单田，受有年？十三月。<sup>⑱</sup>
2. 父示尼出粪？<sup>⑲</sup>
3. 尼田……雨。<sup>⑳</sup>
4. 翌力（犁）、尼彘？尼彘不〔毒雨〕？<sup>㉑</sup>
5. 贞：令离尼出田？<sup>㉒</sup>
6. 壬□，由□：令尼戮？<sup>㉓</sup>
7. 睪尼有足，田？三。<sup>㉔</sup>
8. 尼有足，乃坚田？<sup>㉕</sup>

以上八条卜辞是一类，“尼”当施肥于田，或当肥料讲。大家知道，我们的祖先居住在黄河流域。公元前1300年至前1027年的殷代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。祭先求雨，耕耘收割等等农活，卜辞中都有记载。“庄稼是枝花，全仗肥当家”这句农谚，充分说明了在耕作过程中肥料所起的重要作用。从文字记载来看，最先发明向庄稼地里施肥、使之获得较好收成的是殷代的跪在“井田”里辛勤劳作的奴隶们。

现在，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以上的几条卜辞。第一例的“西单”是地名。卜辞的大意是：占卜在西单田地里施用肥料，问将来能否获得好年成。这句卜辞里的

“十三月”是指闰月。殷代的前期，把闰月置于一年的末了，有“十三月”的说法。后来把闰月放在年中，则和我们现在的农历一样，本年有闰月，年终时仍然是十二月。这里要指出的是，张政烺同志在他的文章的结论里说：“十三月肖田是刺草除田，为殖谷作准备工作，这大约是耕休田。”我们暂且不论殷代有没有“耕休田”，只说十三月的殷都所在的北方，应是冰天雪地、冻土三尺的时候了，怎么能说是“刺草除田”？处于隆冬，田间农活少了，殷代的农人主要从事积肥、或者送肥下地的工作。明了了这一层意思后，商王卜问将来能否获得好的收成，这才符合卜辞的文意。第二例“尼出糞”，“出”字可能是地名，不应是语助词。“糞”是地名，指在糞这个地方的田里施肥。这句卜辞里的“田”字可能漏刻了。第三例，“尼田”后面的刻文不泐，漏了字，末了是个“雨”字，可能是在田里施了肥后，天下了雨，这样，施肥的效果更好。古时字少，凭声借用、通用的字多。“尼”亦当泥、坭、菀用。《易·震》虞注：“坤土得雨为泥。”《广雅》：“汙，泥也。”《说文》：“涅，黑土在水中也。”农人皆知，肥沃之土皆乌黑色。肥土里的庄稼长得茂盛。“菀菀”一词是茂盛的样子。第四例的“力”字依徐中舒同志的说法释为“犁”是对的。“旻”是地名，“田”字已省去。卜辞说：明天在旻这个地方犁地、施肥会不会有雨下？第五例的“离”是人名，命令他在地里施肥。第六例的“𪔐”是地名，说派人到𪔐这个地方的田里去下肥。第七、八例中的“尼”字当名词用，即肥料。“足”是充足，齐备的意思，说肥料已经齐足了，问可不可以施放到地里去了。“𪔐田”一词，卜辞中常见，如“王令多羌𪔐田”（《殷契粹编》一二二二）“令永𪔐田于𪔐”（《殷虚书契前编》二、三七、六），𪔐田的“𪔐”字可能与“𪔐”（kū）字同。《说文》

致力于地曰“𪔐”，从土从又，只是简省了一只手。“𪔐”象双手抓土、研土的形状。“𪔐”有两个义项：一是跣下来，一是劳作。跣在地里，可能是在松土除草，或培土于苗根。古时松土除草多用双手，使用工具的还不普遍。同时，那时的劳动工具也十分简陋，翻地用的耒，是木制的，是有岐头的木叉叉，用脚踩进地里，使硬土松动翻开。当然，使用工具劳动，也要弯腰，或者圣下来。

## （二）尼——近、止（之）：

1. 贞：于翌乙丑尼旻，不遘雨？乙丑……<sup>②8</sup>

2. □𪔐贞：方尼𪔐？<sup>②9</sup>

以上两例的“尼”都当动词用，有近、止、到达的意思。第一例的“旻”是殷代的地名。“尼”训“到达”。卜辞的大意是：卜问在第二天乙丑殷王到达旻这个地方时，会不会迁到雨？《尔雅·释诂》“尼，定也。注，止也。”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“行或使之，止或尼之。注，尼，止也。”这都可以证明“尼旻”即“止旻”。第二例中的“𪔐”字不知读音，从上下文意判断，知道是殷代的地名。“方”是国名，即殷王邦外的方国，常常与殷王为敌。方国的势力较大，兴师动众，屡次侵入殷王所管辖的势力范围，自武丁始至帝辛之间的入侵情况，卜辞中都有记载。这句卜辞的大意是：殷王卜问方国的军队到了𪔐这个地方没有？

## （三）尼——昵（或定）

1. 辛未𪔐卜：我入商，尼我御事？<sup>③0</sup>

关于这条卜辞的理解，我们以为可能有两种解释：一是“尼”训定，“我”是人名，即我到商这个地方后，定我为御史。二是“尼”与昵同，有近、亲近的意思。“商”即商丘，是商王国的第三大城市，是防御山东和淮上诸族的重要军事据点。同时，商丘也是商族最初作为都邑的地方。这句卜

辞的大意是：我进入到商丘这个城市后，要不要亲近我的御史呢？这句卜辞的“御史”应指商丘这个地方上的中央委派官吏，而不是指殷王的随行执事人员。“尼”通“昵”的用法，古书中是常见的。《书·高宗彤日》：“典祀无丰于昵。疏：尼与昵音义同，近也。”又《尹子》：“悦尼而来远。尼者，近也。”《书·说命》：“官不及厶昵。传：昵，近也。”这些，都可以作为佐证。张政烺同志在解释这条卜辞时，把“尼”释为“赶上”或“超过”手下的执事人员。这当然是找了一个能训为“趋赵”的“赵”字才这么说的。同时，他还举出《穆天子传》里周穆王骑马走天下，以跑得快来炫耀马力作为旁证。我们认为，实际情况可能不会如此。殷代是奴隶与奴隶主尖锐对抗的阶级社会，王是最高统治者，是所谓至高无上的了。就说是骑马进商城吧！王手下的执事人员谁胆敢驱马直前，超过殷王，即把殷王抛在自己马后的尘埃之中呢？所以释为“肖我御事”，即比马力，赶超手下的执事人员是不可仗的。

综合以上所述，我们认为“𠩺”即尼字，“尼田”或“泥田”即洩水、施肥于田，和张政烺同志释为“肖”读为“赵”有所不同。由于

水平有限，错误难免，特请张政烺同志和历史、甲骨学者指正。

#### 注

- ① 《殷虚书契前编》四·二八·七
- ② 一九三四年北京印本
- ③ 一九五六年中华书局印本
- ④ 《殷虚书契前编》一·三〇·五
- ⑤ 见《宵簋》
- ⑥ 《铁云荃龟》一九九·三
- ⑦ 《殷虚文字甲编》四一四五
- ⑧ 《殷虚文字甲编》七二二
- ⑨ 《邲中片羽》初下四〇·一〇
- ⑩ 《殷虚书契前编》一·三〇·五
- ⑪ 《殷虚书契后编》一·二〇·一一
- ⑫ 《殷虚书契后编》二·二二·七
- ⑬ 见《毓且丁卣》
- ⑭ 见《吕仲爵》
- ⑮ 夏录《我国最早的施肥记录》见《羊城晚报》1961年9月19日
- ⑯ 参阅《历史研究》一九五五年第一期和胡厚之编《甲骨续存》序。
- ⑰ 胡厚之同志以及《殷虚卜辞综述》的作者把“𠩺”隶定为“𠩺”。
- ⑱ 《甲骨续存》二·一六六
- ⑲ 《殷虚书契前编》四·二八·七
- ⑳ 《殷虚文字乙编》八二九五
- ㉑ 《殷契卜辞》六三四
- ㉒ 《甲骨续存》上一七七
- ㉓ 《殷虚书契前编》五·四二·六
- ㉔ 《殷契遗珠》四〇五
- ㉕ 《殷虚书契前编》五·二七·六
- ㉖ 《殷虚书契前编》三·一八·四
- ㉗ 《殷虚书契后编》下三五·七
- ㉘ 《殷契遗珠》一一四

#### （上接第80页）

后来，由于蒋介石、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，收回日租界的革命斗争被扼杀了。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战争开始后，日租界全体日人随同日本海军撤离回国，日租界由中国接管。旧日本领事馆一度作为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。一九三八年，武汉沦陷，租界重新沦入日本帝国主义手中。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，日租界才正式交还中国。

法租界因一九四二年法国对日之战，被驻汉日军占领。一九四五年，中国从日本投降军手中收回了法租界。

租界虽然先后收回了，但在北洋军阀、蒋介石反动统治期间，帝国主义势力仍然盘踞在旧租界。蒋介石叛变革命后，竟然同忌辰英租界警署独立，驻军搬走，只是慑于人民的威力，才不敢把租界公开交还英帝。那个时候，所谓“特别区”一切都是“特别”的，许多房屋上还挂着外国旗帜，帝国主义者还到处横冲直闯。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后，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租界才名符其实地回到祖国的怀抱，旧貌变了新颜。